

铁 流

(苏)绥拉菲摩维奇 原著
川 舟 缩写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流/(苏)绥拉菲摩维奇著;川舟缩写.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1996.1

(外国军事文学作品缩写丛书)

ISBN 7-5033-0718-8

I. 铁… II. ①绥… ②川… III. 军事题材-长篇小说-苏联-近代 IV. I512.45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年1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6.5

字数:143千字 印数:16,001-31,000

定价:9.00元(膜)

哥萨克村镇的花园、街道、房屋、篱笆，都沉没到望不到边的、暑热的尘雾里，闷着喘不过气来，只有那塔形白杨的尖顶，高高地窥视着。

说话声、喧闹声、犬吠声、马嘶声、铁器声、孩子的哭声、难听的谩骂声、女人的呼应声，以及含着醉意的手风琴声伴着的放荡的沙哑的歌声，各种的声音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就像一个空前巨大的没王的蜂巢，张皇失措地发着嘈杂、沉痛的声音。

这无边无际的热烘烘的一团混乱，吞没了草原，一直到那土岗上的风磨跟前，——就在那里也是一片经久不息的千万人的喊声。

也许这是庙会吧。可是为什么到处都不见帐篷，没有商人，也没有乱堆的货物呢？

也许这是移民的宿营吧。可是哪来的这些大炮、弹药箱、两轮车和架着的步枪呢？

也许这是部队吧。可是为什么到处有孩子哭；步枪上晒着尿布；大炮上吊着摇篮；青年妇女喂着孩子吃奶；牛和拉炮车的马一块吃干草；晒黑了的女人们和姑娘们，把锅放在烧着干牛粪的冒烟的火上煮小米饭呢？

一片混乱、莫名其妙、漫天灰尘、乱七八糟；叫嚣、喧闹、异

常嘈杂的声音，都混杂在一起。

只有哥萨克女人、老婆婆和孩子们留在村镇里。哥萨克男人都忽然消失了，连一个人也不见。哥萨克女人在屋里隔着窗子，望着这大街小巷都笼罩在尘雾中的一片混乱，说：

“迟早要把你们的眼睛都挖掉呢！……”

2

在这一片乱轰轰的牛叫、鸡鸣和说话声里，忽而听到一阵伤风的嘶哑的声音，忽而又传来一阵雄壮的草原上的嘹亮嗓音：

“同志们，开露天大会去！……”

“开会去！……”

“喂，集合吧，兄弟们！……”

“到大山跟前去！”

“到风磨跟前去！”

灼热的灰尘，随着逐渐凉爽下来的太阳，慢慢落下去。白杨都发着白色，所有大街小巷，花园里里外外，从村这边到村那边，一直到草原的土岗上，到那向四面伸着蹼状长指的风磨跟前，到处都挤满了运货马车、大车、两轮车、马和牛。

风磨周围，人海随着越来越喧闹的声音，也扩大起来，青铜色的人脸，好像斑点一样，消失在无边的海里。白胡子老头、面容憔悴的女人、姑娘们的快活的眼睛；孩子们在腿下乱钻着；狗在急促地喘着气、抽动着伸出的舌头，——这一切都沉没在庞大的、淹没一切的战士群里。有些戴着长毛的英武的高筒帽，有的戴着肮脏的军帽，有些戴着帽缘下垂的山民的毡

帽。有的穿着破烂的军便服，有的穿着褐色的印花布衬衣，有的穿着契尔克斯装^①，有些光着身子，在那青铜色的肌肉发达的身上，十字交叉地背着机枪子弹带。头顶上是一片凌乱的枪刺。黑魑魑的旧风磨，惊奇地凝视着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呢。

团长、营长、连长、参谋长都齐集到土岗上的风磨跟前。这些团长、营长、连长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有的沙皇时代的士兵提升成军官的，有的是从各城镇来的理发匠、箍桶匠、细木匠、渔民和水手。这些都是他们在自己的街道上、自己的村镇里、自己的庄子里、自己的村子里组织起来的红军小队的队长。也有些是来投靠革命的旧军官。

长胡子、宽肩膀的大个子团长沃洛比岳夫，爬到一端有轮子的横梁上，横梁在他脚下吱吱乱响，他用宏亮的声音，对群众喊道：

“同志们！”

在这千千万万的青铜色的面庞前边，在这万目睽睽的群众面前，他和他的声音显得多么渺小啊。其余的指挥员统统都聚在他跟前。

“同志们！……”

“滚你的去！……”

“打倒！……”

“滚你妈的去！……”

“不要……”

“官长，你妈的！……”

① 契尔克斯装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穿的一种束腰无领的长袍或长褂。

“难道他没有戴过肩章^①吗?!”

“不过他早把这些都撕掉了……”

“你干吗乱嚷呢?……”

“揍他，他妈的!”

无边的人海掀起了森林一般的人手。难道能辨清谁在喊叫什么吗!

风磨跟前站着一个小矮个的、整个身子活像用铅捶成的、有一副咬紧的方形颚的人。一双小小的灰眼睛，好像两把锥子一样，在又短又齐的眉毛下边闪闪发光，无论什么也逃不过这一双眼睛。他的短短的身影，投到地上——周围的人脚踏着他的头影。

长胡子的人从横梁上疲劳地大声喊着：

“等一等，都听着吧!……应当把情况讨论讨论……”

“滚你妈的去!”

喧噪、谩骂，把他的孤零零的声音都淹没了。

在一片手海中、声海中，举起了一只枯瘦的女人的手。这是一只细长的、受尽风吹日晒以及劳苦和灾难折磨的手。她用那受尽折磨的声音喊起来：

“我们不听，别瞎叫吧，你这死畜牲……啊——啊!我的一头母牛，两对公牛，一所房子和一把茶炊——这些都到哪里去了?”

人群里又掀起了一阵愤怒的风暴，——谁都不听，都只管喊自己的。

^① 沙皇军官均戴有金边肩章，所以说某人戴过肩章，即指当过白党军官的意思。

“要是收了庄稼，我现在带着粮食逃也好。”

“都说应当逃到罗斯托夫去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发给军便服？不发裹腿，也不发鞭子呢？”

横梁上的声音说：“那么，你们为什么要跟来呢，要是……”

群众发起火来：“都是你干的好事。都你把事情弄糟了，你这混蛋，你把我们骗了！我们大家都坐在家里，都有家业，可是现在都好像丧家狗一样，要在草原上流浪了。”

“我们知道，是你把我们带来的。”一个战士的声音大叫着，乌黑的枪刺乱摆起来。

“我们现在到哪里呢？！”

“到叶卡德琳诺达尔^①去。”

“那里有沙皇士官生呢。”

“没处去……”

那个站在风磨跟前的有一副铁颚的人，用锐利得好像锥子一样的灰眼睛望着。

于是一阵不可收拾的吼声，从群众上面掠过：

“出卖了！”

这声音到处都能听见，那些在马车、摇篮、马匹、营火、弹药箱跟前听不见讲话的人，也都这样猜着了。一阵惊厥从群众身上掠过，都闷得上不来气了。一声歇斯底里的女人的声音，大声叫起来，可是叫喊的却不是女人，而是一个小兵。他有一只钩鼻子，光着上半身子，穿一双不合脚的大皮靴。

“好像卖死牲口一样，把咱们的兄弟出卖了！……”

① 现名克拉斯诺达尔。

一个比人群高一头的美男子，长着刚生出来的黑髭胡，戴着海军帽，两根飘带在晒得黑红的长脖子上飘动。他不做声地用两肘推着，从人群里往风磨跟前挤。他恶狠狠地握紧闪闪发光的步枪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群军官，往前乱挤。

“啊……算了吧！”

那个铁颚的人，把牙关咬得更紧了。他心烦意乱地对那咆哮的人海环顾了一下：那尽是些大喊大叫的黑黢黢的嘴、黑红的脸和眉下恶狠狠地冒着火星的眼睛。

“我的老婆在哪里？……”

那个戴海军帽的人，飘带在迎风飘动，眼看已经不远了，他依然握紧步枪，仿佛怕失掉了目标似的，眼睛盯着。他照旧在哪叫嚣和喊声里，在拥挤不动的人群里乱挤。

那个紧咬牙关的人特别觉得难过：他曾当过机枪手，同他们肩并肩地在土耳其战线打过仗。血海……九死一生……最后这几个月一同打过沙皇军官团、哥萨克和白党将军们：转战在叶斯克、杰木留克、塔曼、库班的各村镇……

他张开口，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起来，可是在这片喧嚣里，却到处都能听见他的话：

“同志们，你们都晓得我。咱们一起流过血。你们自己推选我当指挥员。可是现在要是都这样干，那咱们就都要完蛋了。哥萨克和沙皇军官团从四面打来了。连一点工夫也不能耽误了。”

他这满嘴乌克兰口音，赢得了人们的好感。

“可是难道你没有戴过肩章吗？！”光着上半身子的小兵，用刺耳的尖声叫起来。

“难道是我去找肩章戴吗？你们自己知道，我在前方打仗，

把当官的勒死。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人吗？难道我不是同大家一样，好像牛一样干活，受尽艰难困苦吗？……不是同你们在一起犁过地，种过地吗？……”

“对，对，”乱轰轰的人声说，“是咱们的人！”

穿海军服的高个子，终于从人丛中挤出来，两步跑到跟前，依然不做声地望着，用全力把枪刺一挥，枪托把后边的人撞了一下。有一副铁颚的人，一点也没躲闪，只有那好像微笑似的一阵痉挛，刹那间从那黄得好像熟皮子似的脸上掠过去。

一个矮个子的、光身子的人，好像小公牛似的勾着头，从旁边用肩膀使劲在水手的肘子下边一撞。

“你干吗呢？”

这么一来，举起的枪刺，被推到一边，没有刺到咬紧牙关的人身上，却刺进一个站在旁边的青年营长的肚子上，刺刀一直插进刀颈跟前。那人大声出了一口气，好像蒸气喷出来似的，仰天倒下去了。那大高个子怒气冲冲地用力拔着刺穿到脊椎骨上的刀锋。

一个没胡子的、脸像姑娘似的连长，抓住风磨的轮翅，爬上去。轮翅吱吱响着转下来，把他落到地上。除了有一副方颚的人以外，其余的人都掏出手枪，——在那些难看的苍白的脸上，都流露出伤心的样子。

又有几个人疯狂地睁大眼睛，慌忙握紧步枪，从人丛中钻出来，朝风磨跟前冲去。

“叫狗东西都死了吧！”

“揍他们！把他们搞绝种！……”

忽然间，一切都鸦雀无声了。所有的人头都转过来，所有的眼睛都朝一个方向望去。

一匹黑马，伸成一条线，肚皮几乎要挨地，在草原上飞跑，一个人骑在马上，身穿红条子布衫，胸和头贴到马鬃上，两手垂在两旁。跑近了，越跑越近了……疯狂的马，看来是在拚全力飞跑。灰尘在后面飞扬。雪片般的白沫，喷到胸脯上。马的两肋汗淋淋的，像水洗过一样。骑马的人把头依旧贴到马鬃上，随着马跑的步子摇摆。

草原上又腾起一团黑色的烟尘。

人群里传出说话声：

“又一个飞跑来了！”

“瞧吧，跑得多快……”

一匹黑马跑过来，鼻子呼呼出着气，口里流着白沫，在人群前面即刻停住，后腿打了一个弯卧下去；穿红条子布衫的骑马的人，好像一条布袋似的，从马头上翻下去，闷腾腾地扑通一声落到地上，两手展开，很不自然地弯着头。

一些人扑到倒下去的人跟前，另一些人跑到放风的马跟前。马的黑肚子上染着又粘又红的血。

“这是鄂郝里木呀！”跑到跟前的人都叫着，小心地把僵冷了的尸体放好。肩膀上和胸上的刀口，都血淋淋地张着，背上有凝结了的黑血斑。

可是在风磨那面，在马车中间，在大街小巷里，在整个人群里，掀起一阵难以消灭的惊慌：

“哥萨克把鄂郝里木砍死了！……”

“唉，真可怜！……”

“把哪个鄂郝里木砍死了？”

“呸，发昏了吗？不晓得吗！波洛夫村里的。就是山沟里有房子的那个。”

第二匹马跑来了。人脸、汗透了的小衫、手、光着的脚、裤子，满是血迹斑斑。是自己的血呢，还是别人的血？——眼睛瞪得圆圆的。他从摇摆不定的马背上跳下来，扑到躺着的人跟前，躺着的人脸上滚着一种透明的蜡一般的黄汁，苍蝇在眼睛上爬来爬去。

“鄂郝里木！”

后来，他即刻扑到地上，把耳朵贴到流血的胸口上，即刻又站起来，立在他跟前，低着头说：“儿子……我的儿子！……”

“死了。”周围的人用镇静的声音说。

那人又站了一会，就用那永远伤风的哑嗓子喊起来，这声音一直传到马车跟前的最边上的房子里：

“斯拉夫村、波达夫村、彼得罗村和史德布利耶夫村，都叛乱了。每个村的教堂前的广场上，都竖起了绞架，只要一落到他们手里，就都会被绞死。白党来到史德布利耶夫村，用马刀砍、绞杀、枪毙，骑着马把人往库班河里赶。遇到外乡人，不管是老头子，还是老婆子，毫不留情地一齐杀光。他们以为我们全是布尔什维克。看瓜的老头子奥巴纳斯，就是他的房子对着亚杜荷的那个老头子……”

“我们知道！”轰然响起一阵简短的说话声。

“……他跪到他们脚下求情，——也把他绞死了。他们的武器多极了。女人们、孩子们，白天夜里都在花园里挖埋藏的步枪、机枪，把藏在干草垛里的装满炮弹和子弹的木箱，都搬出来，——这有大炮呢。他们真是疯狂了。好像大火灾似的，全库班都燃烧起来。咱们的当兵的弟兄们，也被折磨得要命，把他们吊死在树上。有些部队向各地逃走，有的向叶卡德琳诺

达尔，有的向海边，有的向罗斯托夫逃，可是统统都死在敌人的刀下了。”

他又低着头，在死者跟前站了一会。

在这空前的沉寂里，一切人的眼睛都望着他。

他踉跄了一下，伸手往空中抓了一把，后来抓住马辔头，就骑到那两肋仍然是汗淋淋的马上，鲜血模糊的马痉挛地、急促地喘着气。

“你到哪里去？你发昏了吧？！柏洛！……”

“站住！……上哪去？！回来！……”

“拉住他！……”

马蹄声已经在草原上响开了。他挥着鞭子抽着马，马温顺地把湿脖子一伸，紧贴着两耳，就飞跑起来了。风磨斜长的影子，横穿过草原追着他。

“白白去送命。”

“他的家属都留在那边呢。瞧，儿子死在这里。”

有一副铁颚的人，重甸甸地张开嘴巴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都看见了吗？”

群众都凄惨惨地答道：“都不是瞎子。”

“都听见了吗？”

又凄惨惨地说：“听见了。”

铁颚用坚定的语调说：“同志们，现在咱们没有路走了：前后都是死。都瞧这些。”他对那映成玫瑰色的哥萨克房屋，对那无数的花园，对那拉着斜长影子的大杨树，点了一下子头说，“或许今天夜里就来杀咱们，可是咱们没有一个守卫的，没有放一个步哨，也没有人来指挥。应该退却。往哪退呢？首先要改编部队。选举首长，可是选出以后，为着要有铁的纪律，所以

一切生死大权，都要交给他们支配，那才能有救。咱们要去找咱们的主力军，在那里可以得到俄国的援救。都同意吗？”

“同意！”草原上哄发出一阵同心协力的声音，于是大街小巷的马车中间、花园中间、全村镇里，一直到村边、河边，都响着这样的声音。

“那好吧。马上就选举。过后就改编部队。辎重队同战斗队分开。把指挥员分配到各部队去。”

“同意！”又是一阵同心协力的声音，在那无边无际的发黄的草原上响起来。

那个留着风雅胡须的人，站在前排里。他并不特别费力地用深沉的微哑的嗓音，遮盖了一切人的声音：

“咱们到哪去呢？去找什么呢？……这简直是倾家荡产啊：家畜、家业，一切都扔了。”

好像有人投了一个石头似的——周围群众都凌乱、动摇、喧嘈起来：“那么你到哪去呢？回头去吗？叫大家回去寻死吗？……”

那个留着风雅胡须的人说：“为什么寻死，咱们一回去就把武器交给他们，——他们不是野兽。毛古申地方有 50 个人投降了，把武器、步枪和子弹都交出去，哥萨克连他们的一根头发都没动。他们现在都在种地呢？”

“那些投降的都是富农。”

一阵说话声，在头顶上，在激怒的人脸上动荡着：

“你爬到黑狗尾巴下边闻屁臭去吧。”

“一句话不说就会把咱们绞死的。”

“咱们去给谁种地呢？！”女人们尖声叫着，“又是去给哥萨克和白党军官们种地。”

“又去找罪受吗？”

“去挨哥萨克的鞭子吗？……去受那些白党将军们和军官们的罪吗！……”

“狼心狗肺的家伙，趁还没有把你收拾了，滚你的吧。”

“揍他！想出卖自家人……”

留着风雅胡子的人说：

“你们听一听……为什么像狗一样乱叫呢？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可听的。一句话——你是自高自大的人！”

大家都气得涨红了脸，互相望着，眼睛里恶狠狠地发着光，拳头在头顶上乱舞。他们把一个人打了，把另一个打着往村里赶。

“别吵了，公民们！”

“别忙……你把我往哪赶呢？……我是你们的麦捆吗，你们这样打？”

有一副铁颚的人，开口说：“同志们，算了吧，——咱们来办正经事吧。选举总指挥吧，至于其余的，就由他委派吧。你们选谁呢？”

刹那间鸦雀无声了：草原、村镇、无数的群众，都一声不响了。接着满是老茧的粗硬的手，像森林一般举起来，于是在那无边无际的草原里，在老远的沿着花园的村镇里，在河那边，都喊着一个名字：

“郭如——鹤——鹤——鹤！……”

这声音在滚着，在蓝色的山下，久久回响：

“……鹤——鹤——鹤……”

郭如鹤把铁颚紧紧一闭，行了个举手礼，那时可以看见他颚骨下面的瘤子在抽动着。他走到死者跟前，脱了肮脏的草

帽。于是就好像被风吹去一般，所有人的帽子都脱下了，都光着头，女人们哭起来了。郭如鹤低着头，站在死者跟前说：

“咱们敬心敬意来埋葬咱们的同志吧。抬起来。”

用两件大衣铺到地下。一位高个子的漂亮男人，戴着水手帽，飘带垂在脖子上，他走到营长鄂郝里木跟前，营长的军便服上有一道很宽的凝结的血痕，他默默地弯下腰，恐怕他痛似地谨慎小心地把他抬起来。几个人上前搭手，把他抬走了。

群众闪开路，过后又合拢了，都光着头，好像无穷无尽的洪流一般，在后面流动着。斜长的人影，随着每个人移动，走动的人，都踏着这影子。

一个年轻人的声音，柔和而又悲哀地唱起来：

你牺牲在决死的斗争里……

别的声音也都跟着附和起来，粗笨的、不会唱的、不合拍的、不整齐的、唱错了字的，各种各样的凌乱的声音，都随随便便地唱起来，这声音越来越大了：

……对人民的热爱……

不合拍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唱着，可是为什么心里都感到一种激动人心的悲哀呢，这悲哀同孤零零的模糊的沉思的草原，同那发黑的老风磨，同那高大的叶子微黄的白杨，同那人群经过的白屋，以及同那抬着死者从跟前经过的老远的花园，都奇怪地融会成一体了，——仿佛这儿一切都是亲骨肉似的，都是最亲切的，仿佛都生在这儿，都得死在这儿似的。

群山也显得一片苍茫。

在那森林一般的手中间，也曾把自己的瘦骨嶙嶙的手举起过的那个老太婆郭必诺，她用肮脏的裙边，拭着红眼睛和满是灰尘的明显的皱纹，不断地划着十字，呜咽着低声说：

“圣主啊，可靠的圣主啊，永生的圣主啊，可怜可怜我们吧……圣主啊，可靠的圣主啊……”她伤心地用裙边拭着鼻子。

战士们都一齐迈开大步走着，他们都沉着脸，皱着眉头。乌黑的枪刺，成列地、齐整地摆动着。

你能贡献的已经都贡献了……

夜间昏沉沉的灰尘，又卷成慢腾腾的灰球，把一切都罩起来了。

什么又都望不见了，只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和歌声：

……可靠的圣主，永生的圣主……

……在潮湿的监狱里受苦受难……

苍茫的夜，罩着的巍峨的乌黑的群山，把最初的羞怯的星辰都遮住了。

这是十字架啊。有的倒下，有的歪了。一片满生着灌木的荒地。猫头鹰缓缓飞过。大蝙蝠开始无声地飞翔。大理石有时微微闪着白光，墓碑上的金字字迹透过昏暗的迷雾，发着金光，——这都是有钱的哥萨克人的墓碑、商人的墓碑、有钱有势的人的墓碑，是顽固的旧制度的墓碑，——人群在坟地上走着，唱道：